



周传章 刘贵鹏

三徽下的悔恨

国防大学出版社



2 018 9108 8

军徽下的悔恨

周传章 刘贵鹏

国防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克礼

封面设计: 许楠

军徽下的悔恨

周传章 刘贵鹏

*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印张: 10·字数: 222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5626-0194-1/D·64

定价: 3.80元

目 录

一个永远不能醒来的梦	(1)
美玉光环的诱惑	(10)
大年初二的不速之客	(17)
被铜臭吞噬的灵魂	(27)
他倒在绿色冲击波下	(34)
权力膨胀的后果	(43)
“红高粱家族”小变调	(50)
追逐私利的荒唐交易	(57)
铁网高墙孤儿泪	(64)
贴在立交桥上的遗书	(71)
站在被告席上的痴情“天使”	(79)
爱与恨交织下的罪恶	(87)
离休干部M的风流闹剧	(95)
美梦醒来是铁窗	(103)
“死者”复活的秘密	(111)
兄妹同恋——“情人”	(118)
“哈哈镜”的罗曼史	(125)
他从国境那边返来	(134)
雾海沉沦丧家犬	(147)

八本书和一张逮捕令	(154)
叛逃在子夜	(161)
信，发往敌特机关	(169)
“西游”归来问答录	(177)
一个士兵与两名少女流浪记	(185)
东崮山“三侠客”	(193)
自作聪明者的悲剧	(201)
他毁子嫉妒之火	(209)
洒向恨海都是“疑”	(217)
“苦肉记”	(224)
“痛悔哟，枪口不该指向战友”	(231)
钻入银线的蠹虫	(238)
“寻宝”受骗始末	(246)
巨额“学费”换来一门学问	(254)
面对八条人命	(260)
王连长“断案”	(267)
恩人突然降临之后	(275)
从法盲到学法标兵	(283)
一桩婚事风波的平息	(290)
第一次走上经济法庭	(298)
讨债三部曲	(305)
后 记	(312)

一个永远不能醒来的梦

秋末的一个深夜，在辽宁省北部山区一间屋子里，一个钱迷心窍的人举起利斧，向另一个正在做着金钱梦的人砍去……

图财害命者受到了法律的应有制裁。然而，受害者——某部战士韩国波做的一个永远不能醒来的发财梦，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思索……

韩国波，来自中原一个县城。1.75米的个头，标致的身材，一双大眼睛透出几分机灵。

1985年1月，刚入伍那一阵，同志们发现他好学上进，他那工工整整的笔记本记着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他本人积极要求进步的思想体会。看得出他的步子走得是那样深沉有力。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韩国波思想起变化了。

在一次班务会后，大家议论起“万元户”，韩国波不无感慨，他深感部队亏待了他。他挥动着拳头说：

“就凭我，要是干，用不了几个月，万元户不成问题。”

“搞个万元户也不容易。”

“我看没啥了不起，要想尽快富起来，就得做生意，我的一个同学倒弄一次皮鞋就赚了几千块。我看经商没啥，容易

得很，有嘴有腿，不呆不傻就行。”

韩国波从此学习、训练不认真了，什么政治教育、操枪操炮，他都不感兴趣了。他向往的是经商，显示一下他“挣钱”的本事。到时候，那新颖豪华的卧车，那宽敞明亮的楼房，那舒适多彩的生活……

他四处挂钩，八方打听。为了寻找货源他常常私自外出，领导虽批评过几次，他仍置之不理。

一天，他来到部队驻地一家商店。

“同志，你们这里什么东西比较畅销？”韩国波问售货员。

“这怎么说呢？最近棉毯还挺受欢迎。”售货员随便地应付道。

“这棉毯多少钱一条？”

“每条价格五到七元。”

“这么便宜啊。”韩国波记得在家时一条棉毯一般都是一二十块，差十几元，要是买一些寄回去岂不能赚一把。

回到宿舍后，韩国波赶紧给家乡的一个同学写了封信，介绍了这里棉毯的质地价格，希望赶快把家乡的行情告诉他，以便决策。

不几天，同学回信了。告诉他，家乡棉毯能卖19元一条。韩国波读完信，不觉喜上眉梢：“真是天助我也！”

他紧急行动起来，东凑西借弄来了1000多元，买了250条棉毯，立即发往家乡。

一个月后，净赚2000元。韩国波请帮忙的战友吃了一顿大盘子，又买了一条“石林”招待大家：

“我韩某，这才是开始，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

二

初试得胜，韩国波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心想在复员前弄上个“万元户”。利欲熏心的他，对一次能赚千把块的买卖兴趣不大了，总梦想找到一笔更大的买卖。

一天，他打听到驻地某工厂处理罐头的消息，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为了成交，他不惜花大钱去送礼，订购罐头350箱，价值6000余元。他盘算6000元，能翻一番，就赚上几千元。但未料到罐头有些变质，只能减价出售，赔了千把元。

“做生意嘛，总是有挣有亏，要想得开。”好友安慰他。

“还是老老实实当兵吧，再有几个月就复员了，别搞得影响不好，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老乡们劝他。

“我非得干个样，给你们看看，不挣大钱誓不休。”韩国波，一拳打在桌子上，震得茶缸东倒西歪。

过了几天，一位战友答应给他联系4000瓶青岛啤酒，他听后脸上的愁云顿时消散。凭这驰名中外的牌子，赚他几千元没问题。

“各位老友，看在一起摸爬滚打几年的份上，支援小弟一把，等小弟挣了大钱，一定加倍偿还。”韩国波恳求大家。

只用两天时间，他已筹措到4000元，然后风尘仆仆地赶到那位战友驻地。可是，又是一瓢凉水泼来。战友说：“我没联系成，现在买不到了。”

韩国波目瞪口呆了，并唉声叹气地说：“我如何向大家解释，面子怎过得去。”他初次尝到了通往“万元户”的路是这样的艰难。

既然无脸回连，怎么办？韩国波满脸愁云，不知所措。

他忽然想到，听说这几年南方经商搞得轰轰烈烈，何不去闯一闯，碰碰运气，说不定能做几笔大买卖。对！三十六计走为上。

三

韩国波带着4000元现金，置部队的纪律于不顾，偷偷地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列车在飞奔，随着车轮有节奏的运转声，韩国波的心早已飞到了特区。他闭上双眼，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不知不觉迷糊过去了。睡梦中他好象已成为富翁，从特区满载而归。

“同志，你到哪里？”列车员推醒了他。

韩国波揉了揉眼睛：“我去厦门，这是那里？”他发现火车已经进站了。

“还没到。厦门是终点站，那里是开放城市，管得很严，没有证明休想进去。”一个邻坐旅客似乎猜着了韩国波的心思，对他说。

韩国波刚刚睡醒的脸上露出了惊讶和焦急的神情：“这可怎么办？”

那位旅客趁热打铁，掏出一个红本本，悄悄地对韩国波耳语：“这是特区通行证。”同时伸出5个手指头要价。

韩国波好似游在大海中突然要沉下去又遇到一根救命稻草，又喜悦又吃惊，只好慷慨解囊，拿出500元，买了这个“通行证”。

韩国波接过“通行证”，随即装到兜里，生怕丢失。

“这通行证是什么样？”他心里直打鼓。又掏出红本本，打开一看，映入眼帘的是“工作证”三个字，再翻一页，一张陌

生的照片出现在眼前，他噤若寒蝉，将小本本摔在地上，抬头找那个旅客时，已经不见了。无可奈何，他只好再吞苦果。

火车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运行，终于到达了厦门站。韩国波拿起提包慌慌张张下了车，随着出站的人流向检票口挤去。

“同志，你的票？”检票员堵住了韩国波。

韩国波赶快找票，这时才发现自己剩余的现金已被窃一空。他呆呆地站在车站门口，列车的吼叫使他浑身发抖，车站广场上挤满了车辆和人群，他不知道往哪儿走。他蹲在地上，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韩国波身无分文，这时，他才觉得肚子在“咕咕”作响，浑身已没有半点力气。

“行行好，给顿饭吃吧！饿肚一天了。”在一个素负盛名的饭铺前，韩国波伸出了颤抖的手。

店主吃惊地看着这个来自异乡的陌生青年，下着黄军裤，上穿白衬衣，困倦的双眼半睁半合：“堂堂男子汉，要饭吃，不嫌丢人！”随手丢给他一个芝麻小饼。

韩国波已沦为乞丐，白天乞讨，晚上露宿街头。

习习的海风，吹拂着韩国波凌乱的头发。他寻思着，真倒霉，只怪自己没经验，闹到这种地步。眼下最主要的问题，是糊饱肚子，再就是赶快返回去，可到哪里去借钱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哥儿们，从哪里来？”

韩国波一看问他话的是一个衣服也很肮脏的青年，旁边还站着一个叼着烟卷的学生模样的人。“我从北面来。”他觉得自己此时也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

“啊，和我们一样吧！”叼着烟卷的那位，随手扔过一支三五牌香烟。

物以类聚。韩国波很快便同这两位在外流窜的待业青年混熟了，他用这两人偷来的馒头充饥，他用他们偷来的风油精抵御夜间街头的蚊虫……

韩国波流浪街头，很快被治安人员发现了。治安人员把他带到了派出所，随后就是交给军分区，又通知所在部队，营里派人把他领了回去。

四

韩国波回到了连队，只有十几天，似乎度过了几年。同志们虽然对他不免有些看法，但由于领导事先已做了工作，大家都对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组织上也没有马上研究给他的处理意见。

“你是一个老同志了，这次私自离队去做生意，知道这是违反纪律吗？”指导员找他心平气和地说。

“这我知道，我接受处分，一定努力工作。”韩国波表态。

一个星期天，韩国波到邮局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在行至磨石岭村路口时，正碰上以前就认识的陈友文、陈友武兄弟俩。

“听说你往南面跑了一趟，搞得很惨。”陈友文同情地拉着韩国波说。

“要想做生意，赚大钱，何必冒那个风险，到南面人生地不熟，肯定要吃亏。将来有什么事，咱哥儿们帮忙。”陈友武在一旁开导。

“这一次教训很深刻，借了几千块钱，还不上，眼看要让

我复员了……”韩国波欲言又止，他心有难处——处分还没下来，将来怎样向父母交待。钱，安排工作，他头脑中乱糟糟的。

“小韩，这你不用愁，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保你度过难关。”陈友武拿出哥儿们义气。

“什么办法？”

“我这里可以搞到鹿茸，每斤800元，一倒手就是1200元，搞它几十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陈友武压低声音说。

“我不想再干了，没有钱。”

“你真傻，我们又不是外人，都是为你好，还会让你上当。钱嘛，你想想办法，回家要点，最后一次了，先垫一万块钱，事成了马上就堵上窟窿，你还能赚上几千。”陈氏兄弟显得特别热情。

一万元，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家里能给吗？妈妈最疼爱自己，也可能。韩国波心动了，他真舍不得丢掉已到了嘴边的肥肉。他咬了咬牙：“我回家一趟，15天后取钱回来订货。”陈氏兄弟满口答应。

望着韩国波低着头离去的背影，陈氏兄弟乐了：实际上，陈氏兄弟根本无法买到几十斤鹿茸，只是老大陈友文要结婚而苦于无钱。没想到巧遇韩国波，发现他有油水可榨，如果韩回来带钱不多，就先骗了再说，如果带来的钱多就悄悄地干掉他。

五

韩国波第二次私自离队了。

坐在南下的列车上，他思绪万千：第一次成功后的喜悦，厦门街头的痛境，欠下的债；陈氏兄弟热情的话……一

幕幕又浮现在眼前。“有成功就有失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韩国波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愁将来赚不了大钱。哼，这笔生意做虎，捞个大的。”韩国波这样一想，心里宽慰得多了。

火车把他载到了家乡，他走出站台急匆匆地直赴母亲的工作单位。

“妈，我回来了。”

“唉呀，小波，回来怎么也不告诉一下，好接一接啊。”

韩国波的母亲在县直机关工作，她和办公室的同志说了一下就领着儿子回家了。

路上，韩国波急不可待地把做鹿茸生意的来龙去脉跟母亲说了一遍，要求母亲给弄一万元预定金。

“儿啊，你还小，好好当兵，快复员了，还做什么生意，要做将来回来做。”显然，妈妈不放心。

韩国波低着头，跟着妈妈回到了家。妈妈赶快下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把碗端到儿子跟前：“快吃点饭，休息休息。”

“妈，说实话吧，我在那边已跟人家签订了合同，交了4000元，都是借的……”韩国波一看母亲不太同意做生意，便施展骗术边哭边说，连饭也不吃。

韩国波的父亲在天津市工作，家里只有母亲，母亲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看儿子哭得这样伤心，便劝儿子不要哭了，答应一定想办法给弄6000元钱。

可怜天下父母心。韩母怎么也没有想到，这6000元竟把儿子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一天夜晚，韩国波带着母亲给他凑够的钱按约定时间返回了磨石岭村。一下车，便看见陈氏兄弟迎候在那里。韩国

波连营区的大门都没进，直接来到陈家。

推开陈家大门，韩国波直感香味扑鼻，原来陈氏兄弟摆了一桌酒席为他接风。席间，他显示出财大气粗的派头儿，三杯两盏下肚就谈到要取货。

陈氏兄弟一边劝酒一边说：“就凭咱哥们儿这一挎包钱，不愁没有货，你别急，今天多喝几盅解解乏，明天就取货，保你满意。”

韩国波想尽快发财，美滋滋地又喝几盅，加上一路疲乏，已经醉意朦胧，他把一挎包钱往旁边一甩，当时就睡在了陈氏兄弟的炕头上。

夜深人静，也是韩国波金钱梦正浓的时候，本文开头的一幕便发生了。

不久，图财害命杀人案被公安机关侦破，当韩国波的尸体从两米多深的泥土里挖出来，已经臭不可闻了……

美玉光环的诱惑

美玉，晶莹剔透，熠熠生辉，令人神往。因此人们常用“美玉无瑕”比喻心灵的纯洁，情操的高尚。然而，本文中的美玉却成了他步入灾难深渊的诱饵。

他叫李安德，原系某军分区新闻干事，因谋财害命被判死刑，时年28岁。

他为何在美玉光环的诱惑下走向毁灭？

弃文从商 初试身手

李安德1976年12月入伍，1978年7月入党，不久即被提干，1979年担任通讯报道工作后，勤奋学习，苦练写作，很快获得成功。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奇怪的旅客》，获得了军区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连续7年都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并被几家报刊和电台聘为“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他又开始创作电视剧，在文学创作上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他面前的路，本来是宽阔的。有奖章，有鲜花，有赞誉……

可是，他并不珍惜自己的前途，向往的却是“钱”。在他看来，写新闻报道不是为了宣传工作，而是为名、为利、为了捞钱。开始，他为得一些稿费而沾沾自喜。但逐渐感到太“不解渴”了，并很快对报道工作产生了厌倦情绪。

1986年8月，李安德回家探亲，在家中大讲“捞钱”的

“生意经”，引起了全家的不安，劝他不要钱迷心窍。李安德返队后，家里不放心，又让他妹妹写了一封发人深省的劝告信。信中写道：“哥，你上次回家，给全家老小留下的印象是一切为了‘钱’，而别的却一点也没有谈过，家中的人认为你变了，变得那样的快。”“你可不能为了这微不足道的钱而毁灭一切。你一家三口的工资并不低，而我和爸、妹比你们的收入低得多，可同样生活得很好，你想一夜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是绝不可能的。古人曰：‘金钱如粪土，品格值千金’！五嫂（李妻）是个好心肠的人，她劝说你的话你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你要为你的儿子着想，为你60高龄的老父着想。如果你不听家里的话，你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母亲呢？”

可惜的是，这封语重心长的劝告信寄到部队后，李安德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去了，心想“小妹你懂得什么！”

李安德所在军分区地处中缅边境被称之为“滇西明珠”的边陲城镇。近几年这里到处充满着商品经济的气息，常有从缅甸来的外商：有的做玉石生意，有的做百货买卖，有的倒换“钞票”。

为了寻求发财机遇，李安德经常吹着口哨上街转悠。

这天，他从一个边境那边过来的小贩手中用150元钱买到了一块玉石戒面：绿莹莹的光泽耀眼夺目，仿佛是透明的。经内行人指点，李安德得知这块戒面是冰玉，虽谈不上是上乘美玉，但也算得上是块好玉。

既然如此，我何不转手卖出，试试能卖多少钱？李安德心中盘算着。但又一想，作为军人倒卖玉石是违法的，只能悄悄进行。出乎意料，这块玉石竟卖到400元。两个小时，250元赚到手了！李安德欣喜若狂。

这偶然的得手，使李安德决定弃文从商。



意。他从一个体户口中听到了“美玉富三家”的传说，更是神魂颠倒，就象注射了一针吗啡，受了强刺激，兴奋不已。

他在军营坐不住了，每天夜晚便悄悄走出机关大院，出没于城里的舞厅、酒楼、茶馆，广为结识生意界人士，想方设法打听玉石生意的行情。在他的采访本上，详细记载着各种类型玉石的特点和价格。他认真钻研这方面的知识，以便把赌注押上去。

一天，在市郊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李安德把几天前倒卖玉石得到的400元全买成了三块玉石戒面。一块绿中见蓝，一块象波斯猫的眼睛闪闪发亮，一块仿佛有一弯奶液在其中流淌。

李安德拿着这几颗玉石戒面走东串西，四处找懂行人评价，最后以1500元的价钱卖出。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两次非法倒卖后竟使原有的150元变成1500元。

李安德发财的欲火烧得更旺了！

天有不测 美梦破灭

玉石，作为一种昂贵的装饰品，在中缅边界一带经营已有五六百年了。平时人们看到的玉石做成的手镯、耳坠、戒面、烟嘴等，是用天然的玉石加工后磨制而成的，而天然玉石却不是生就晶莹透亮的，常常有一层沙石包裹着，很难凭肉眼鉴定货色的好坏。有表面象玉里面却是石头的；有经过磨洗，表皮会露出一层水色极好的玉，内里却是顽石的；也有一半是好玉，一半又是石头，俗称“一刀穷，一刀富”的。因此，多年来，经营玉石生意风险是很大的，往往上当受骗，倾家荡产。

对于这些，李安德哪能顾及到，他只有一门心思——赚